

文藝新論

郭沫若 茅盾 等 著



茅盾出版社發行

原六六六

一之輯一叢文原莽

論新藝文

著等若盾 注郭茅

發行社版出原莽

論新藝文

著作者：郭沫若・茅盾等

編輯者：柳 倩

主編者：王 亞 平

發行者：姚 雪 邨

發行所：莽原出版社
成都祠堂街一二五號

經售者：各大書店

定價：十五元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初版

A-3000(蓉)

目次

作家研究·書評

尼克拉索夫與母親

董 櫻(二)

安娜·卡列尼娜的產生

李 晨(一)

論契訶夫的劇本與演出

戴 翀(一)

屈原藝術

歐雲蝶(一七)

「新都花絮」

孟 然(三六)

「籠」和「鳥」

葉知秋(四四)

戲劇·地方劇

建立戲劇批評的意義

葉知秋(五國)

「樂園進行曲」……今後的歌劇運動……

……（六〇）

解「棠棣之花」……

……（四）

「墓田」走向「十字街頭」……

……（七）

我所見到的「北京」……

……（七六）

川戲習俗……

……（八一）

衆市節。替罪。……

……（八八）

關於「活捉王魁」……

……（九二）

詩論・詩例

新詩和新美學……

……（九六）

新詩歌的靈魂美……

……（一〇二）

詩歌的現實性……

……（一〇七）

新詩的莊嚴性……

……（一一〇）

詩的想像

王亞平(一一四)

創造新風格

柳倩(一一八)

新詩之沉澱

王亞平(一二一)

寫抒情敘事詩

王亞平(一二四)

論新詩詞用字和造句

柳倩(一二九)

新詩的語言問題

馮乃超等(一三四)

詩劇的可能性

戴雲遠(一五〇)

杜詩的雙音對仗語

王亞平(一五五)

木刻·繪畫·音樂

中西木刻史略

劉咸華(一六六)

木版與木運

柳倩(一七一)

刀的藝術

柳倩(一七六)

其刻藝術的表現形式

柳 倩(一八一)

六論繪畫的美

戚遠(一八六)

繪畫的民族形式問題

陳叔亮(一九八)

略談繪畫上的臨摹

王 庸(二〇四)

談民族的歌調

辛 菊(二〇六)

論拍子・節奏與速度

李 嘉(二〇八)

漫筆・雜論

告鞭屍者

郭沫若(二一四)

拋說

茅 盾(二一六)

政治的幽默與諷刺示例

游 錫(二一八)

清朝對於小說之查禁

荊有麟(二二三)

論曹雪芹之冤

荊有麟(二二七)

斷想

荆有麟(二三〇)

後記

後記

編者(二三二)

儒家研究
· 音序

尼克拉索夫與母親

索開

尼古拉。亞力克舍耶維支·尼克拉索夫，是沙皇政治高度壓迫下俄羅斯的一位偉大的平民詩人，生於一八二一年到一八七七年十二月死於疾病中，他雖死了，但全俄國的老年，小學生，粗識文字的農夫都背誦着，他那民歌式的詩歌，他那『服仇與悲哀之神』的充滿着無邊苦惱，憂愁，而他具有一種鼓舞的情感，在悲哀現實之前，並不低頭，顯得怯懦；反而要與牠鬥爭，深信着服仇的勝利的詩歌。在俄羅斯的各種著作中，引用尼克拉索夫的名言，是極多而普遍，他的全部著作成為俄國國民的遺產。他的詩常常具有一種目標，反抗不合理的農奴制度，憐憫、同情並深愛着那些在鞭打下爬行的真摯農民，所以被當時俄國藝術派詩人，批評這『目標』是錯誤的。其實，這種『目標』，正是尼克拉索夫的偉大，縱然他有些詩的形式粗劣，語句苦澀，然而正因他具有這『目標』，我們讀起來，覺得這些並不影響詩的美，反而覺得他的詩，有一種更高的力躍動着。

——他成為人民的偶像——他是與當時假國文壇藝術派對立的社會派詩人的代表。我們撇開這位『我的詩乃是個陰鬱的女神』的詩人的一生作品來看，你能檢查出他一生的詩

，經常提到母親，批評家說：「尼克拉索夫在他的詩歌中，曾不斷以愛與敬禮來讚美她，（指他的母親）這或許是任何詩人所不能比肩。」爲甚麼尼克拉索夫的詩與他的母親，好像有種不可分解的關係？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也就是現在研究的題目。

尼克拉索夫之所以成爲詩人，這要算是他母親的功績；他的孤零的母親，終日在憂愁與淚水中過活，而她唯一的安慰，就是小尼克拉索夫，她異常的愛他，她覺得他才是自己不幸命運的繼承者，因之，他從小就分享著母親的悲哀，同時，這人間殘酷的鬥事，也就深刻的種到小尼克拉索夫的心靈上，豐富了他的見識，而孕育著將來他成爲詩人。他的母親是一個波蘭美麗文雅的姑娘，十七歲就和一位俄國粗野的宦官（他的父親）結婚，她生於波蘭貴族的家庭，年青時，享受着富貴，安樂的日子，猶如生長在花園的一種花草，她在春光中撫溫裏燦爛的蘭花，不幸有她結交了一位俄國的蠻老，在她父母咒罵，威嚇之下，偷偷地坐上雪車，與他遠去了。她的青春就過去了！她的丈夫是俄國一個貧窮的小地主，蠻野，殘忍，常常把一幅可怕的嚴肅面孔，向着那些無告的農民；或者他惱怒了，就以木棒毒打農民，然而立即他又沉溺於吃酒的淫樂中，甚至有時他竟變了對她過去尊敬的心，她現在跟隨一個粗獷的男人，來到遙遠的異鄉漂流，窮苦，腐敗，紛離埋壓着她，如此的對比起來，她過去和現在的生活，是怎樣不同呀！她爲他犧牲了，她雖然憎恨他，可是沒有辦法，敢怒而不敢言，只像匹馴善的羔羊，聽從着他的擺佈與命令。

她是位有文才教養的人，讀過莎士比亞、密爾頓及其他西方偉大詩人的名著。她以自己寂寞的一生，謹慎的森嚴的來教育小尼克拉斯夫，並發展他的才能。於是，他從小起就練習着寫詩，當七歲時，他曾寫給母親一詩，請母親修改，寫着：

「我親愛的母親，你看一看。」

「我爲了這，花了最大的力，

且讀一遍，再請告訴我：

『其中有甚麼好的東西？』

自他母親死後，尼克拉斯夫便失去一位可靠的教師。父親的荒唐，那能有時閒來管教年幼的兒子呢？環境的惡劣，給予他沒有邊緣的苦痛。終於，尼克拉斯夫離開家庭，受着飢餓，挨着風寒，到遠處流亡，有時與乞丐滾在一起，母親的死，造成他後來的災難，同時這悲慘的遭遇，能與最貧窮最下層的人們交往，却增加他不少對人生社會的經驗與認識，然而往後的流離中，他一時一刻沒有忘掉母親，他的生活愈艱苦，他對母親的思念愈深。在他晚年的詩歌中，充分的描寫着母親憂鬱的美麗的姿態，她動人的嘴唇顯出了無量的苦楚，她藍色的眼睛表示了幽雅溫柔，一頭閃爍的黃金綫髮。「當他感着道德上的最深的痛苦和絕望的時候，他一定想起了她，他要求的正是他回憶起來她點溫柔和精神上的慰安。」

最後尼克拉斯夫難於忘記，在他母親死後許多年，他從她遺留的文字中，發現一封

她驚他隱秘的信，此信乃她暗地逃走結婚後，她所愛的波蘭母親寫給她的。尼克拉索夫總用手撫着那封信，經常的讀誦着，當他讀起那潑辣與熱烈的信句，好像他看見死去的年青母親的臉容是那末蒼白而愁惱的淌流着冤屈的眼水，尼克拉索夫常說：『對於那一封她常常讀着的信，他是多麼妒忌，它使她有了難於了解的憂愁，也使她忘了他在她的身邊。』他母親從他小時，給他的恩惠、教導，使他永遠不能忘記，使他永遠回憶着母親那種慈心的愛，他母親的憂愁，就是他的憂愁，所以那封加大尼克拉索夫很多難過，那封信說道：『給那一個人，你信託了你的命運？爲了那一個國家，你放棄了波蘭，你放棄了祖國？你拒絕了許多熱烈地渴慕着的王子，却選擇了一個野蠻的沒有學問的，毫無教養的，……想我，可是我的心流着血……。』信中的字句，像一條哀傷的綠線，貫串着她母親的心，貫串着尼克拉索夫的心，這條線是血與淚紡製成的。怪不得尼克拉索夫憤恨醜惡的人世，而以後寫道：

『我的詩！眼淚的化身，

是爲了這世界而流。

生於不爲人注意的，

靈魂慘痛着的時候。

像衝擊巖石的波浪，

你訴向輕蔑者的心頭。』

這裏，要談到尼克拉索夫的詩，爲什麼能寫着母親。除剛才提到他幼小她對他的教養，她逃走結婚，父母對她的責罵。隨有一位俄國老，貧寒的地主，到異地逃亡等外；主要她是俄維斯士地上，當時的農奴制度社會里，在威權的出舍地主們的野性下，所受迫害着的婦女之一，嫵美而又文雅的婦人形象，被變烈的風暴所破壞了的中間之典理，他親眼看見許多婦女，背負着鞭苔，依舊疲憊的在田野操勞。同時，一面同情他們，他方面就聯想起與自己有着奇異關係的母親。不幸啊，年老的母親遭了悲慘的命運先掉了！老實旋舞在他的腦際，因之，他筆尖，只要接觸了紙，他母親的一切，就自然從筆端流淌下來，湊成了整個詩篇。『尼克拉索夫』說到母親，他的能力便生長出來，』是的，詩人一生對自，母親的回憶而來稱贊她的詩，特別的多，並且當他寫詩時，思想中若果有他母親的圖像出現，彷彿這是燃燒着的火燄，或者說，這種創作時的奔騰性靈之力，它能鼓勵他，在瘋狂一般的熱情下，來寫出的詩歌，差不多都比其他的詩歌好，俄國的批評家說他：『對於他自己的母親——一位終身於一個田舍紳士的家庭，終身只在那些祇知田獵、飲酒，做看奴僕所有者而以其全部的獸性來發揮着他們的威權的人們中間的婦人——他所獻奉幾首短小的序詩，真可以算是各國民族的詩歌中之珍珠了。』現在我們拿他一八六〇年的長詩，他『嚴寒通紅的鼻子』與同著名的『一時間的騎士』，來看他那幼年的時代的回憶，回憶起母親，——他的內心充滿着如何的痛苦。當一個陰鬱的晚間，白晝勤勞的生動，都應該休息睡覺了，可是他的思想非常清晰，他不

能入睡的徘徊着，或沉靜的站立着，不自由就屈服於夜的威權中。無數的思念，就在他
的腦際熱鬧的一片一片開演着，他說：

「睡吧，只要誰能夠呀——我可不能睡着。」

我靜靜站着，一點沒有喧嘩；

在那被靦草堆擁蓋着的牧場之上，

而不自主的又想到一種思想。」

——這種思想是什麼呢？尼克拉斯夫接着寫道：

「對於牠我真無法處置，

我不能征服那些冷酷的思想。……

在這個夜晚，我真想痛哭一場，

在這遠的墳墓上

那裏是我可愛的母親躺着的……」

鄉村的夜，沉寂得像潭死水，天上行走的月兒，任情的給大地皮上蒼白的月光，統

治這世界，只有空虛和荒涼，縱使他怎樣想念着母親，死者終久是死者，死者安靜的

躺息在十字架下的亂草間長眠了，那能復活再和兒子相見呢？我們的詩人，由一種醞楚

的回憶，母親「隔着人世的騷擾；在你眼睛里帶着一種非塵凡的表情；亞蘇色的捲髮，

在蒼白的嘴唇上帶着寂寞憂愁，在巨大而無音的暴風下——你美麗的青春就死了。」他

明明知道她死了，她毀滅了，然而他的心，老想着母親不會走，她還在人間活著。他說道：『來和我相見吧，母親呀，』

輕鬆的影子在一瞬間出現罷！

你整個的一生沒被人愛而生活着了。

你整個的一身是爲了別人而生活着了。

不，她的生命在時代的激怒暴風雨之下，已經犧牲了，人已被挫折，給她安排好的

是冰冷的棺材，壓埋到黃土里，她再不能有一息的靈魂之顫動，她只得渺然蹤跡的在視

域界消失了，正如詩人們失望向母親講：『暴風雨在你的頭上暴發了呀，你呢！毫不戰

慄，就接受了那種打擊！』泥層封藏了一生的悲愁而躺下了。尼克拉斯夫，在人生的路

途上，與窮苦鬥着，反抗着黑暗——遭受了冷酷的襲擊——或呼喊被壓榨下的民衆，

起來吧，奴隸們！疲乏了，聲音喚醒了，而他所得到的是一些甚麼，他得到的還是愁苦，

於是，他就喚叫死去的母親，向母親尋覓慰樂：『而我要毀滅——爲着靈魂得救，我

喚起你的愛憐哩！』我給唱唱懺悔之歌，要使你溫柔的眼睛，用苦難的淚水，洗滌我的

一切羞恥的斑痕！他深信着母親之愛，母親給他的『詩歌之神』的力量，熱情、果敢、所

應走的正確的道路，就如他說：『……你給我在胸懷上的，那種自由傲慢的力量，并且

引上了正當的道路……』自他失掉母親的正德指導後，罪惡的現實，緊緊地迫壓着他，

他從前甜美的生活是全破壞了，他行走的道路生滿荆棘，他的心臟正在一塊一塊的破裂

，他悲傷的訴說給母親：

『我們多年的悲傷……』

在母親的胸懷中露着，

我給你獻出我最近的歌謠，

我唱着我最辛酸的歌謠

啊！請你聽我罷！這不是慰安之歌，

我重又使你苦惱……』

他的詩中關於思念母親之多，只要我們細心讀過他的作品，到處都可覓得，我們翻看『嚴寒，通紅的鼻子』開始序言里，就有這幾句混雜訓話：『暴風雨花園肆虐，我害怕，它可不要毀滅那株垂柳，是母親所栽的，那株垂柳，唔，它同我們的命運，有着奇異的關係，它的葉子在夜間凋謝了，可愛的母親就死了……親愛的朋友，你早已明白——這裏只有石頭才不哭泣……』

最後我們當知道的，尼克拉索夫對他那母親婦人之稱贊，在他的詩歌中，也是異常的多。這原因當然他已往受母親的培養，聽識她命運之悲慘，以後他那位『回憶母親的力量』永遠交織在腦際，所以，我們的詩人凡他親眼所觸及到那許多勞動的農婦或受苦的婦人，他即以愛母親的心，覺得社會給她們的命運與他的母親相同，而同情她們，總常常描寫她們，他的詩『當開始談論到婦人與小孩的時候，便變得同樣的仁愛和溫和』